

主 编 陈先义 柳 萌

青春无悔



QINGCHUNWUHUI 赵大年/著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老兵大家丛书

赵大年

青春无悔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兵大家丛书

青春无悔/赵大年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4

ISBN 7-5065-4824-0

I. 青… II. 赵…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40457号

老兵大家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柳 萌 陈先义

编 委: 兰 草 李鞍明 陈先义

徐贵祥 峭 岩 柳 萌

濮继红

第一辑

风霜集 刘白羽 著

难忘军旅 邓友梅 著

昨夜星辰 李国文 著

火似的激情 林 非 著

青春无悔 赵大年 著

那时很年轻 谢 冕 著

战地醉雪 孟伟哉 著

绿魂 柳 萌 著

钟情无悔 石 英 著

第二辑

远旅心语 陈昌本 著

国家的投影 蒋子龙 著

人生有缘 蒋元明 著

却忆往事风流 杜卫东 著

泥土的声音 王 眉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政编码: 1000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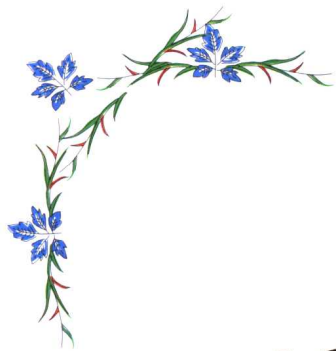
后勤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4.125

字数: 250千字 印数: 5000册

定价: 2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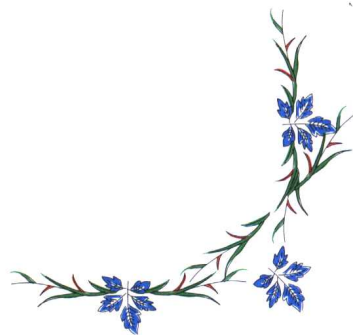


军旅生涯 锻造灵魂

赵大季



2004. 9. 16





赵大年，满族，1931年生于北京，1949年参军，复员后长期从事农机科技工作。1980年至今任专业作家，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副主席，影视创作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

新时期以来，著有长篇小说《大撤退》、《九重天》、《女战俘的遭遇》等6部；中篇小说《公主的女儿》、《二七八团》、《青果黄花》、《尚未污染的山林》等20部；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紫墙》、《西三旗》、《梦里蝴蝶》、《人生漫记》等6部；电影《车水马龙》、《琴童》、《玉色蝴蝶》、《当代人》等7部；电视剧《皇城根》（合作）等百余集。多部作品获全国和报刊文学奖，被译成英、法、日、韩文在国外出版、发表。是著名的京味小说家。日本出版的《现代世界文学全集》单设一章（中国，3，赵大年）评介其描写满族生活的多篇作品。

生命中有一片绿色的叶子

——序《老兵大家丛书》

陈先义

绿色，是和平的象征；绿色，是青春的代名词；绿色，以蓬勃向上的朝气催人发奋，给人鼓舞，大凡有过军旅生涯的人，谈起人生那段不寻常的岁月，总有一种割舍不断的绿色情绪，总要伴随着充满激情的美好回忆。

摆放在案头的这套题为《老兵大家丛书》的卷帙浩繁的丛书，便是刘白羽、李国文、邓友梅、赵大年、孟伟哉、林非、柳荫、石英等十几名苍苍白发的老兵对自己曾经有过的那段戎马岁月的回忆。

这些在中国的当代文坛声名显赫的作家们，人们提起他们的作品应该说是稔熟于心，如数家珍。因为这些作品曾以精辟的思想内容和精美的语言艺术，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为丰富中国文学艺术的宝库做出了贡献，其影响足以惠及几代读者。比如，刘白羽的《长江三日》，作为经典散文，至今仍作为大中学校的必读教材；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那五》；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孟伟哉的《昨天的战争》都以其不同凡响的艺术成就，成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例证。至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更是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反映企业改革的代表性作品，为广大读者所称道，一部又一部灿若珠宝的文学佳作，标明了这些作家们不可磨灭的贡献和文学实绩。

但是，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作品列入《老兵大家丛书》的这些作家们，都有着一段戎马岁月的生活经历。他们在年轻时代穿越战火，踏着硝烟，为自己的生命打上了充满军旅阳刚之美的绿色印记。人们或许不知道，曾经以优美流畅、大气磅礴的散文作品受读者崇敬的作家刘白羽，早在抗战的烽火岁月，就一身戎装北战南征，那时他已经是位著名的战地记者了。当年，毛泽东主席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前，曾把他请进自己的窑洞，与有过三次促膝长谈。孟伟哉、李国文，如今已经是年过花甲的白发老者，今天当人们捧读他们的脍炙人口的作品时，很少有人知道 50 多年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在烽火硝烟中，也有过他们矫健的身影。特别是孟伟哉，至今身上还留有三八线作战的伤疤。由于负伤致





残，孟伟哉走下战场便告别了军旅。此后，曾在省文化厅、出版社等文化部门任职。也许那段让他刻骨铭心的战争生活，铸就了他的作家之路，于是才有《昨天的战争》那样的鸿篇巨制面世。认识散文家的林非，却未必认识在渡江战役中荷枪实弹冲向南岸滩头的那位青年战士。那时林非不过十八九岁，波澜壮阔的日子，生离死别的场面，成就了他别具特色的散文。同样，当我们翻开丛书，一位稚气未脱的海军战士照片映入眼帘时，或许你不相信这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站在文学潮头引吭高歌的先锋人物蒋子龙。看到穿军装的柳萌、石英，我们是那样的熟悉，却又那样陌生。我们熟悉，是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曾经阅读过军人那种特有的气韵，曾经领略过军人那种特有的风骨；我们陌生，是因为这些我们熟知的作家，他们曾经是个兵。看着他们身着军装的照片，好奇中我们不觉又平添了几分敬重。

阅读这些作品，可以看出，这些大多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白发老者，字里行间跳动的是青春之火，笔端流淌的是军旅之情。他们对属于自己的青年的那段日子是那样珍视，他们提起穿军装的年月永远是那样心潮澎湃。虽然同为散文随笔，但风格却各有不同，刘白羽的隽永，林非的质朴，李国文的睿智，邓友梅的平和恬淡，柳萌的率直真切……然而，通观丛书，有一点又是他们相同的，那就是对军旅岁月倾诉的都是那样无比真切的情感。无论是写战地风采，还是绘边塞风情，是叙战友情怀，还是赞故乡明月，作品中涌动的都是军人情怀。正如赵大年、邓友梅所言，生命的七八十年过去了，回过头来仔细想一想，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还是穿军装的经历。军营培养了个性、学会了真诚，军营，给人血气方刚的品格，教会人在困难面前一往无前的冲锋。或许正是因为人生有这样一段军旅岁月，在此后的生活中，尽管有许多坎坷，许多逆境，他们都挺直腰杆走过来了，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走出了人生的辉煌。所以，当他们以《老兵大家丛书》之名将自己的经历诉诸文字时，比平生创作任何一部大书都来得认真执著。生活故事、人生体验，在他们笔下娓娓道来，读之启人心智，催人奋进，十几部作品，如十几部教科书，向读者诉说着多彩的人生。

“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生命中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懊悔。”这是当今正在传唱并为人喜爱的军旅歌曲。这歌属于新兵，当然也属于老兵，生命中有一片绿色的叶子，即使到了白发皓首的年月，也永远会像十八九岁的新兵一样年轻。

目 录 MULU

第一辑 难忘朝鲜战地生活

马神婆	3
书之重	6
三访温井	8
战俘营的故事	11
板门店谈判花絮	38
心里的档案	45
大胃，六十六	50

第二辑 参军影响一生志趣

铭刻在小难民心中	55
夜泊鬼城	63
婚礼	65
天天过年	71
津贴费	73
又回凤凰	75
王村铜柱	78
重温少年梦	85
铸剑为犁	87
月城雕塑	97
绿萝	99
木兰围场	101
最早的监狱和军校	103





第三辑 战友与良师

曾经沧海·····	107
嘉陵江上·····	110
双奖夫妻·····	113
雷老的常青树·····	116
走路·····	118
文艺学徒·····	120

第四辑 家住北京

北京建都 850 年遐想·····	125
北京的风·····	129
羡慕蜗牛·····	131
京味漫谈·····	133
祝福·····	142
谈吃·····	144
谈穿·····	146
谈美·····	148
夸富·····	149
网语游戏·····	151
疯狂的会议·····	153

第五辑 走笔观花

黄与绿·····	173
红白河·····	175
伦敦桥·····	177
云彩南边·····	178
文友购物·····	180
世纪转产·····	182
大黄山，西递村·····	184



蝶岛春秋.....	188
第六辑 老了，关心生态环境	
中国虎文化.....	195
龙虎斗.....	198
漫话天敌.....	199
发现瑰宝.....	201
文明工程启示录.....	203
吃纸的人.....	211
杞人忧天.....	212
不可自毁家园.....	214
暖冬.....	216

第一辑 难忘朝鲜战地生活



马神婆

我们军文工团有一匹“走马”。顾名思义，好像它只会走，不会跑。

这匹走马个头儿较小，它的确不会像骑兵的战马那样四蹄翻飞、冲锋陷阵；也没有赛马场上那些高头大马的漂亮皮毛，而是半身驼色，灰不灰，黄不黄，尽管脖颈子上有些红鬃杂毛，也无法称之为红鬃烈马。但是我愿作证：它还是会跑的。先说前腿，不是两个前蹄儿同时离地那样往前蹿，而是一前一后地紧倒腾；后腿亦然。请原谅，敝人词穷，实在找不出更恰当的例子加以形容，这走马跑起来呀，倒真有点像现代运动项目的“竞走”——不准两脚同时离地。

这另属一功。走马跑起来——北京话就是颠儿起来，得、得、得，小碎步，平稳得很。因此，“组织上”一不让它冲锋陷阵，二不驾辕拉车，三不驮炮弹，而是“调派”它来充当我们文工团长的坐骑。

说“组织”“调派”，是因为部队的军马匹在册，有编制，有草料供应，皆由后勤部门配给。与这匹走马同时调来文工团的还有“马号”大老郭。他在傅作义部队当过马夫，参加解放军以后是“驭手”，任务并不单纯是个饲养员。

我18岁上认识大老郭，觉得他已经老得不得了啦，是全团年龄最大、胡茬子最黑的角色，比团长还大两岁嘛，整30啦！

团长是位“三八式”干部，年轻的老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就是新华社的随军记者，现在文工团里惟一的正团级干部，所以按编制他有一匹坐骑。遗憾的是文工团员们皆属准军人，舞台上需要男女老少，我辈自然也就七长八短，譬如，珠影的导演刘欣当时还是位尿炕的角色，南京的高凌云女士当时泪腺比较发达，一哭就是红鼻子红眼睛，活像小白兔。好嘞，行军当中这匹会跑的走马也就经常驮着些个小布尔乔亚，而不是团长。

我军在湘西剿匪时，喔，您看过电影《湘西剿匪记》或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吗？10万土匪化整为零，藏入深山（包括现在的旅游胜地张家界），我军的任务是“拔匪根”，驻地也就相当分散。文工团的小分队要进山演出，大老郭总是牵着走马，驮上两箱子服装、道具、化妆品，一路相送。有一回，不知是谁起了兴，采些野花插在走马的笼头上，真好看。大老郭也笑得合不上嘴，说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走着走着马不走了，回头一看，哈，那可怜的马脑袋上已经插得红红绿绿，赛个大花





篮，花朵遮住了马眼，它也没脾气。

大家笑弯了腰，嚷着，“瞧它呀，像个活妖怪！”

“像跳大神儿的——马神婆！”

从此走马有了外号。只是大老郭不爱听，据理争辩，“什么马神婆！你们家乡才有跳大神儿的呢，我这是匹口马！”

口马者，张家口之名马也。

大老郭说，“这马也参加革命了哇！从张北坝上，进居庸关，趟黄河，渡长江，驮着革命的有生力量，从胜利走向胜利，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结果倒好，闹了个封建称号：马神婆！唉，人哪，不讲阶级感情也得讲点儿良心吧？”

他越矫情，大伙儿越笑，马神婆的知名度也越高。

我真正认识大老郭是在入朝初期。由于美军掌握“制空权”，我军经常被迫夜行军，近战夜战，当夜老虎。尤其是后勤运输困难，生活极其艰苦。战士们有段顺口溜：中国萨拉密（人）／来到朝鲜地／吃的高粱米／受的飞机气。在此情况下，马神婆的伙食问题可难坏了大老郭。“一把炒面一捧雪”，说的是志愿军战士们的伙食。就算领了高粱米，也不能让马神婆敞开来嚼呀。一夜走个百八十里，天亮到达宿营地，大老郭不睡觉，接茬下山寻摸谷草，没铡刀就用菜刀剁。有回我在田里用刺刀剁出一些（早已无人收获的）冻土豆，辣嘴，不能吃，好心喂了马神婆，却害得它拉了几天稀。这回大老郭真急了，上炊事班抢那优先照顾病号的红高粱米汤给马神婆“暖肚”，夜行军也不让马驮东西，只给它背上披条军毯防寒。再就是数叨了我半个月，“冻土豆有毒！马神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小子没完！”

文工团分成几个火线演出队去坑道里慰问演出，大老郭依然牵着马神婆星夜相送。每每遇见敌机挂照明弹，轰炸扫射，马神婆乖极了，叫它卧倒，就一动不动；过封锁线时，叫它跑，又跑得飞快。尤其是夜渡临津江，虽然水不太深，平肩齐胸，但是湍流漩涡甚多，女演员们全是趴在马神婆背上一趟趟驮过去的。

有一夜，走得太累了，我们不约而同地悄悄把腰鼓、手风琴挂在了马背上。天空一串照明弹，帮助大老郭发现了这不光彩的“事件”，他怒不可遏，吼叫起来，“明人不做暗事！欺负哑巴牲口哇？服装道具它驮着，是革命分工。你们还给它加码呀？它马神婆比你丫头的军龄还长哪！”

后来，1952年，不知哪天，大老郭和马神婆被上级调走了，据说是因为马匹不适于现代化战争，也因为志愿军的汽车逐渐增多。

这年冬天我们到后勤兵站慰问演出，大老郭直接找到后台，见面就哭。原来是马神婆摔断了腿，牺牲啦。战士们是绝对不吃军马肉的。惟恐朝鲜老百姓吃，大老郭找当地“同胞委员会”的委员长（村长）诉说了仨钟头，历数马神婆的功劳加苦劳，得到保证之后，他还曾为马神婆守坟七昼夜哩。





书之重

重庆南开中学的校规很严，学生一律住校，只有星期天准出校门。后来我才明白，这是教育家张伯苓的“校园主义”——在高围墙内维持一片安心读书的净土。解放前的重庆街头，袍哥，妓女，奸商，特务，美国大兵，比比皆是，“近墨者黑”，老校长把我们管严点儿，也是用心良苦啊。其实，每逢假日，我们这些离家远的学生，除了到嘉陵江游泳，便是钻进三联书店“立读”，靠着书架一看就是几个钟头，不知道饿。郭沫若在《赞立读者》里说，有钱藏书的不读书，真读书的又没钱买。他同情穷学生，也称赞开架售书的老板从来不把我们撵走。1949年底，我们学校有200多个高中生卷进参军热潮，“投笔从戎”，先到湘西剿匪，我在大地主家“缴获”了几本沈从文的小说，军文工团的小布尔乔亚们私下里争相传阅，爱不释手。不久，我们跨江作战来到了朝鲜战场。

人生都有几个转折点。我们没上大学就参军了，应该说青春无悔。然而，十七八岁，求知欲特强，是上帝规定的读书年龄呀。此时我是正排级，每月有10万元（旧币，相当10元）津贴费，除了买牙刷牙粉，全都汇给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邮购部，立个户头，他们按时把新书目录寄来，要买哪些，在书名前面划个勾，退回去就行了。部队有军邮系统，我们的信件、包裹一律免费，而且，不论部队转移到什么地方，即使是无名高地的战壕，这些新书也能及时送到我手中。

虽然朝鲜战争十分激烈，部队生活也很艰苦，但读书的时间还是有的。我们经常夜行军，白天隐蔽在山上，树林里，看书不必点灯。两次战斗之间的休整，尤其是驻在坑道里待命出击，三五天，十天半月，只要你不跟文化程度较低的战士们一块儿下棋打扑克，坐在小油灯下一天就能看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书这玩意儿有一百条好处，只有一条缺点：太沉！几十本书加身，真是不堪负担之重。俗话说，千里不捎针。君可知，“兵不兵，八十斤”？在朝鲜，美军掌握制空权，每天出动几百架次的飞机，严重干扰我军后勤运输线。因此，每次行军，我们几乎“把一切都背在身上”：一支枪，200发子弹，4枚手榴弹，一把可弯头的小铁锹，一条米袋子，一壶水，一只挎包，一个被包，两双鞋。要是再背一些书，就得扔掉别的东西，您看哪样能“轻装”？说来惭愧，我把棉被偷偷扔了，背包里主要是书，死沉死沉的。北朝鲜最冷时达到零下30摄氏度，这样的冬天我“挺”过了3个，正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当然啦，读书好，也不能把自己冻死呀。我们有一整套睡雪窝窝的“吞吞吐吐法”：在山坡挖个雪坑，挖出来的雪，在北沿拍成矮墙挡风，雪是零度，比外边暖和得多；砍些松树枝叶在雪坑垫底儿，上面铺雨布、毯子；睡时不脱棉衣、大头鞋，棉帽的耳子拉下来护脸，棉袄往上“吞”脖子，解开腰带，棉裤腿往下“吐”，保护脚脖子，然后盖上棉大衣，身子一缩当“团长”。还有，值班哨兵每隔一小时吹次哨，把大家轰起来跑跳 10 分钟，以活动血脉。如果谁贪睡，可就永远起不来了。

即使这样，书还是越攒越多。并非我一人买书，许多学生兵都这样做，商量好了，不买重样的，彼此交换着看，所以不能看过就扔。可是真背不动啦，别的东西也不敢再“轻装”，便有人建议成立一个小型随军图书馆，鼓励文化较低、没买书的战友也来借阅，条件是行军时大家匀着背书。这个互助读书的好办法，我们一直坚持到志愿军凯旋回国。

在朝鲜战斗生活 4 年，我获得 4 枚银质军功章，还读书 200 多本，大部分是中外小说，散文，名人传记，诗词，也有历史、地理和哲学书，没有荒废学业，可能比在校学生读的课外书还多。虽然这些书读得杂，缺少科学的读书计划，却是大大开阔知识领域，培养了广泛的兴趣，对我后来从事文学创作好处很大，真是终身受益啊。我珍视这 4 年战地读书的学历，爱称为“我的抗美援朝大学”。

